

中英政府
化驗註冊

此丸專治新久五淋白濁
不論體虛濕熱或壯柳傳
染有痛無痛均能保證患
者藥到病除永不復發患
此症者不可不試

每盒一元 小瓶一元

總發行所上海三馬路大
成藥房

（此藥水及各大藥房均有出售）

在捕死可以公開之供詞如下：「我們士兵

那天晚，在廣州城內每人給三元，我們的號數，人每日說老不滿，斤四兩，但早到是最近日，這一方的機關的大門亦不可得下，我們是說他們，迫使沒有出子的，那裏有真心待他打仗，所以我們那的官兵，都起來投誠國民革命軍，但是不知道革命軍待他們，如何，是不是仍舊同黨，在罪惡時候的對待一樣，我們不知道革命軍過存，仍舊對待，這個消息傳到那進去，但那邊的官兵，一定會起來的，所以這次我們你們招來，不是打仗仗，黨在國黨感張宗昌，迫中東，民太厲害，才願意投誠的，我們那逃兵的的心，對於蔣介石是便恨痛的要宗昌把各團回湖南，對於他，預定在本月十四日反攻後，像知道革命軍已經先動手，所以弄得我們那的官兵，都手忙腳亂，現在由前線調回去的兵，不在少數，聽說都在清收容所，所長是張宗昌，像蔣氏幾近五，張宗昌訓話，說這次的打仗，我們最後一戰了，如果敢戰，我們就沒有飯了，所以無論官兵士兵，如果有一個從前線退上的，我就要馬上殺頭的，軍官如果投降敵軍或叛，我不但不殺他本人，並且還要歡迎他們的軍，又說革命軍是赤化共產黨，我們對於共產黨，非打倒不可的，當時我們心裏明白，革命軍不是赤化，而且是打共產黨的，是三民主義的，張宗昌因為軍力不夠防禦後方，所以去聯絡各紅槍會，但是紅槍會表面上都允許他們帮忙，

要佔據民房，我們還知道李景林在這邊很好，
們都是他的舊部，所以我們都很想過來，

口供還有很多關於敵軍作戰計劃，悉從密資
△將總司令國榮傷兵一萬餘，今因敵運返國
均住在病院醫治，不知如何狀態，乃於十三日
午隨帶鈔票，乃分赴各院巡閱傷兵，並觀察特
如何，當在南門外第二醫院院時，見敵兵不
不痛，各傷兵均睡在地毯上，甚至子彈未曾
傷之兵，進院兩三日，尚未為之取出，以致氣
萬分，將總司令一見之，勃發憤怒，大罵將
衛生部長及醫院院長，無事被殺，並應總司令
先會購備傷兵服用之棉子及軍服之熱褲，有
套之多，而敵日不見百發，因而大痛，並嚴責
日敵國完義，問知再發見此種惡劣情形，非與

▲克復濟南前須一掃大敵 此間軍事當局、預
兩星期內克復濟南、並肅定其間匪軍認為可以

經過三個月之久，所積八十里之平水久僅是第二道防線，即自前線至泰安一帶，其百餘里間式之堡壘也。但隔日以來，第一道防線，被倭軍攻破，而無效方丈，現而向之駐紮者據軍事界之觀察，現雖克復第一二兩處則作一舉，而其對峙之戰，但爲其對於於本營而言，當甚困難，惟因日本附近定有一編惡戰，方可突破敵軍，因軍隊在該地，原本係一體國軍官爲之計畫進剿，最近又日本軍事家，加以修補，則其基礎，非普通軍隊如能將此防禦線，於是相持兩月後，即可直取

[illegible]